

磯

園

稗

史

磯園稗史卷之一

華
方

正德十六年三月初七日京師初降有星犯月僅離
分秒詰旦入部署侍郎楊公問予昨暮見星變否
予曰見之歟何祥也楊曰人有常言星犯月口主
人不久又曰數日前有白虹貫日子未之見至十
四日武廟崩

先是十四年冬十二月忘其日子早起即見皇牆
及錦衣衛前一階樹枝皆蒙雪如開花狀予甚訝
之至部署則問陸太宰朱寧廖鵬是日早皆捕繫

詔獄籍其家語云樹木稼達官怕錢不足道其陸之兆歟

陸太宰完姑蘇人機雲之後富甲蘇州曾為江西按察副使與寧藩有舊後任兵書宸濠奏復護衛陸疏未叅勅止儲查護衛予奪來歷疏後云今寧王又以

太祖典章為言臣等擅難定擬乞會官詳議內批遂復之陸改吏書時孫燧為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托燧陸去燧用布政使梁辰為巡撫戒王守仁亦可惟不用吳廷奉書至九江被盜擒獲書事聞

于朝陸請罪已宸濠反太監張永隨征江西以失勢時干請陸不遂因劾陸假

太祖典章擅復獲衛遂致反叛陸坐是逮錦衣衛獄并原籍捕繫其母妻女入院衣局

武廟駕由通州歸出陸與錢寧皆反接啣麻校范首戴草圈樹標乘馬備諸苦楚

武廟崩事始獲釋謫戍福建陸逮時人頗憐之予因為句曰咸陽市上嘆黃犬同年周子賢應声云湖口舟中得素書人以為切对錢寧本李巡檢家生見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時斷界名福寧見龍苑居

京師不知何以特寵于

武廟賜姓朱曹蒙陞召戎云善繫衣帶應手即結是以喜之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權傾中外子名永安方十餘歲亦授右都督寧性奸柔納德士大夫有事亦為營拔惟忤之者則加罪譴日久給事內園釣房間日一至衛視事請託九卿奉命惟恐後末年以

武廟寵江彬輩遂見疎竟以交通寧府棄市及其家永安拾付魏國公家為奴戎曰寧曾許宸濠子入嗣宸濠兵臨安慶不投軍士怨曰被西京一二人

誤贈蓋指寧与面都守倫太監劉瑯也

錢寧沒入家財金七十扛每扛一千五百兩共十萬
五千兩銀貳千肆百九十九扛每扛貳千兩共肆
百玖拾八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八兩金仙鶴
二對錦川石三十扛犀牛角一對祖母綠佛一尊
高柒寸玉帶三千五百條流金仙鶴十對條環四
兩珍珠眉葉櫻絡柒兩烏木脚盆貳個流金銅鹿
一對珍珠二櫃古銅香炉捌百壹拾個鐵金蟒衣
五百箱金銀臺盤四百二十付玉琵琶一把沉香
木脚盆二個玉琴一張金銀湯鼓四百個蘇木柒

拾扛胡椒三千石又三十包小金銀鍾四箱大理
石屏風三十三座各色床五百張地平三十扛廣
東櫃五十扛石花盆五百個食羅盞一千扛攢竹
盒三十扛各色段參千坎拾五扛綿花七百扛葛
布五十扛螺鈿屏風五十付度金佛三十櫃各色
袖箱二百五十扛銅錢四百五十三扛每扛二十
串共九百六十萬貫銅鉄獅子四大庫川扇五十
櫃大銅火盞五百個皮箱三十扛大銅香炉三十
櫃紙炉三十個圍屏五十三扛各樣佛像四十三
櫃毡襪五百扛密煎一百扛零碎銀十櫃錫家貨

一百扛磁器家貨二百扛各樣古画四十扛各樣
靴六十扛白玉盒二個各色綽絲六十扛祠堂一
座白檀香佛一十二櫃護勒一座涼席八十扛碎
段子四十扛鑼十扛銅家貨五十扛白米六百八
十扛小底衣五十櫃各樣鞋六十櫃鍍金佛又三
十扛香料三十扛廖鵬太監廖鏜弟也呼廖二太
監初鎮守河南奏帶鵬為參隨百計生事害人甚
至持令牌宿娼家鵬子鏜應試河南時孫編修清
僑居汴清為代筆鏜奉弟七名後為言官初去復
以千戶職隨鏜鎮陝西予至陝嘗念之其害人如

其父嘉清改元鵬程鍾兄弟俱成瘳方李愈憲瀛
為予言鍾入試初場日晨飯後清即約李同室出
遊至次末場亦然李始覺其為鍾故款接已為証
也蓋孫之文思敏捷由旦得試日至食時文已具
稿入云

寧藩宸濠性本殘酷素蓄異心其始不過賄結嬖近
錢寧輩樹威挾衆拘按藩臬官有忤之者輒奏繫
京師百方窘辱拘按官受其制藩臬官畏其威令
行禁止濠遂益肆殺謀招誘永新民吳十三林十
一等初掠江湖間蓋為嘗試計內外官民皆知其

必反第无敢發之忽有一

旨令五城兵馬司驅逐寧府差人潛住京師者因命副都御史顏順壽太監韜篆侯伯某往勘其差人奔告濠遂倉皇反于江西時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也拘按三司入謝壽酒称有密

旨令奉兵赴京孫都御史燧請旨現濠怒傳燧出斬之副使許達力与抗併達斬于廣仁門外巡按御史王金及三司官俱拘禁偽授奉人王春等官賊用故致仕左都御史李士实奉人刘养正為軍師叅政王倫散粮餉食事潘鳴安慶人也領兵招降安

虔濠自統兵至湖口攻安慶不克復歸王都御史
守仁伯安巡撫南贛來省城至豐城間縣令顧必
告變而返會贛州知府伍文定議集各守令率兵
攻城擒濠未交兵濠舟爲知縣王冕所獲先是江
西省城官皆拘囚于賊府縣文移或申浙江南都
守臣以變聞兵部議命將掛平賊將軍印統京軍
數千及調浙江湖廣兵截殺疏入數日不報已而
有旨戚武大將軍總兵官鎮國公朱往征未發
而守仁捷至駕竟出駐南都踰年繫濠等回京勒
死通州

同年張御史鰲山謂予兵入省城三司官俱跪迎道
左未几傳濠至与伯安東西立濠謂中宮姜妃最
賢曹諫阻被斥溺水死却堂為我榜之伯安云何
以辨濠以妃飲着紅紗褲他人不敢也竟未及榜
濠有妃徐顏知文墨最寵江西人詭呼為翠妃
濠夜半出兵妃贈詩款把三杯壯行色酒家猶
在夢魂中或傳妃為潯州土兵獲入賊巢莫知所
終芥止素有虛名不仕伯安亦与之交至是見伯
安曰女亦奴數也復何辭濠奉兵皆用二金募一
人辭祖塋返已亡哉千元如之何則黔面割耳為

識濠初出泊黃石矶江西人呼黃為王濠聞其名
不憚起兵日暑酷甚濠植牛告天自金甲視牲
布列牛忽墮地衆莫能奪

李士實南昌人壯年頗以善書能文名然殊不佳不
知何以得香也濠以其故老用之或云士實入見
殺孫都堂亞謂濠失人心矣逮請罪請罪可得削
爵濠因許孫家人殮屍賜其首士實亦知其事
之必不成而云然歟

漢高捕繫張敖呂后謂張王以魯元故或不為故高
祖罵曰使張敖據有天下豈少而女耶宸濠時花

益亦載二巨艘其子方十歲余亦謂阿爹欲謀作
皇帝今將軍亦不可得矣爰初聞予頗憂同僚或
謂予何憂之有因戲謂塞夏周方人各有志也安
得而不憂

晉漢王瓊德華爲兵書先是有以宸濠謀告之者王
謂此則不足慮人徒切笑之及濠變聞予輩謁之
後堂王曰若等謂如何豈有著草鞋帶子而能
取天下者尔等試現其能登書湖岸越一步否
且若輩以謂太宗何人也起事時雖兵亦有三萬
尚尔云濠豈其比耶次日會議王具稿出師布

置各臨人馬周悉委曲信筆而就且曰茲皆无所
用之功必王守仁成也歟時王守仁或以擒獲矣
卒如公言人始服其才王殊有知謀胆畧昔遭時
不造附結權幸為人所疾惡云

指揮江彬平虜伯提督團營隨 駕巡宣府各邊及
南都威權可畏乃其妻党指揮神周李琮擁邊卒
數萬居京師號外四家

武廟崩日人疑其必反也兵書王公憲俱特甚左侍
楊公廷儀急謀請卜惟王公瓊謂不敢予時叨賊
方昏暮得聽旨同年于湛堂中夜書告示徧榜諸

城門盡散各逃奔歸不知卒亦怨江之保詰旦攜
嬪子塞道行矣至十七日彬同憲等入視乾清大
百僚方哭臨則聞彬已內就傳出擒神周李琮由
是人心始安然彬實死反謀蓋駕崩次日純持五
千金揭帖求林于大張太監永竟与五子俱坐誅
宸濠反逆實祭其事者謝儀也儀江西新建人不
知何回經營入東廠受千戶賤從太監張銳刺事
以賁勢利素与南昌一郡士大夫官京師者往來
予以原籍亦一職面濠謀既露南昌士大夫勸儀
發于銳其逐差人及命官往勘皆銳為之儀因白

都給事中邢襄伯字季勅伯字不可遂謀于予同年御史蕭淮劾之逮賊平論功疏內畧題淮名淮以鄉里內閣將赦所免為之地陞光祿少卿卒死知儀故者一日萬府尹鍾仕鳴喪子驗封即今王都御史李夔一卿拉子與武庫郎查仲道丈夫同往吊萬因語及茲事欵子為儀暴其功王遽謂此人非良頃斟酌萬語沮未幾有御史楊百之論淮儀有功徇功人之說吏部遂出百之擢僉事百之畏竟未履任而罷

寧賊功陞官竟死一人得受用者知府邢均徐璉御

史謝源伍希儒保以兵入城時廣取府中財實媚
女奪賊張文錦擢都御史巡撫宣府為兵所殺王
冕任兵部主事守山海關賊昼突入手刃之載德
儒擢布政使舟漏溺水領使御史陸大理少卿
坐大獄免馬津大理巫誤服祭服謝恩黜胡克元
廣西叅政蕭淮僉都御史未几死惟伍文定獲厚
利陞付都御史再起兵書作歸王伯安封新建伯
以論道李得罪于時張聰專政奪爵弗与襲云

正德間有人為詩訛李閣老宿之云高名直与丰山
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

子規啼又有咏楊花詩訛揚太宰應寧云点翼紫
蘭西渡東悠揚无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真兒女到
處生虫不殺虫李詩戎傳孫清直卿所為楊詩則
江夏劉續用熙為之其亦薄輕之甚矣楊後有為
朱大周屏逐奸臣謀劇者事甚鄙褻未一全旨楊
某奸貪云云着回原籍披毡衫養癩象去珠可嘆
蓋揚本雲南人也

正德戊辰六月二十五日朝罷御通忽遺紙疏一卷
不知其中云何糾係官失奏匿名文書多燒毀逆
拾上刊理見之大怒問諸朝官跪寃時暑烈甚主

事何執教人化烏餘皆捕繫錦衣微覓竟无踪跡
未幾逆太監李榮去司礼戎其中所言為李榮短
瑾云

劉瑾本謫姓有侄女載大吳弱冠李進士探花瑾欽
招為偏居以大宅載欣然受之予親遇其策肥從
校時載原籍已聘某叅議女矣瑾一日忽悔之左
右戎奪其美瑾怒曰又一蔡伯喈王十朋矣何美
之有竟不与女別贅陝西解元即昇瑾誅罪挈其
妻遁歸載尋亦死

王晉溪輯捷与内閣楊廷和石齋素不相能石齋一

日左順門假祀部事詔毛尚書澄謂我內閣為張
綏跪下晉溪應聲綏豈能跪下內閣終是焦芳自
跪下也衆為之暢然

今上嗣位晉溪逮即以女語許石齋晉溪坐謫戎創
兵部定衛尚書彭亨卷降以哈察事當為晉溪叅
治時論甚不巧晉溪至是彭起任兵部即奏避嫌
不定衛內批戎莊浪子故為淹其文移習府晉溪
因奏乞更衛內批改倭德言官群論之有旨兵部
勘復彭楊亦不校竟成倭德五年桂吏侍奉主為
兵書總制三邊轉吏書卒焉

尚書澄極淳實陸被逮今推冢宰僉奉毛堅執不允
署主款趨出遂奉晉溪子所親見

國朝以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无一人而已時京官皆
畏晉溪強狼謂居位不附己者必无美擢及任則
不焚却即歷俸四五年即擢各郡守曰汝官人皆
不喜為旣款与之早得一二載彼亦甘心矣一時
士論雖虞如也惜其任未久耳

氣運否泰循環似有常數

國朝二科元癸未進士蓋永樂癸未

太宗靖难天順癸未文場火正德中癸未歲將至人

咸以是為憂氣數乃轉移于二三年前无庚辰進士蓋是歲

武庙驻南都至

今上嗣位辛巳方廷試也不知復癸未又將何如己巳歲運亦然正統己巳王振擅權正德己巳劉瑾竊柄二瑞皆宵克極惡召國禍亂其誅夷亦同翰林檢討刊瑞崇教內聖含瑾：極言

國朝宦官之毒靡間惟畧許王振瑞因与之辨瑾御瑞後亦為瑾默

嘉靖六年五六月間忘其日受戒守心廖太監紀巡

移陳左都御史鳳梧及兩京左右侍郎十余輩果
聞老儲喬太宰字卒于家至某月退而後逆來守
之遂有張寅大獄之變刑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
賢大理卿湯沐三法司為之一空株連大李士賈
詠吏侍孟春刑侍閻楷輩十餘人予嘗戲書久康
數子不啻天地間一糠粃而亦上千天象何其神
耶至十年秋彗星見東方張璠被劾退即歲十一年
璠起七月內彗復見西方芒掃北斗璠退復臧其
後璠再起彗復見璠不退彗亦隨臧予嘗嘆天亦
无如之何也已又聞十二年間某月日天星忽墮

于西方如雨奉朝皆駭異其占為臣下背其君上之象已而果有大同之變軍士閉門拒敵官兵費以數十萬討不克竟從招撫十八年己亥春

今上南巡四月末五月初彗見西南犯太微芒掃上相駕還京夏閻老言被譴還尋復位而戶書李廷相贊弼等竟去然則古史書所載天象變異信皆有之乎

劉瑾自李榮退後專掌司禮監虐焰滔天動藉浸文臣內外官僚有小過輒用百五十斤圓木枷項慘不可目御史馮顯自徑于湖廣試院周鑰自刎于

運河給事中郝夔許某自徑于安福巷瑾聞之愈怒正德五年安化王置鐺反以誅瑾為名

朝廷命張永往征之未發而置鐺已為寧夏指揮仇鉞所擒永折箭与

上誓及旋軍夜半奏擒瑾明日降奉御籍其家次擊錦衣指揮楊玉掌北鎮撫石文義時八月十三日也一時京都欢声載道十五日挈吏書張鍊皆坐凌遲死

劉瑾既擒後數日會問于午門反接入榜宮子親聞之聲振如射有問其扇中藏刀者瑾曰誰云曰拾

事中李憲謹俯首嘆息再三曰李憲亦勅我矣蓋
憲陝西人瑾鄉里以中含起遷吏科都云瑾言出
不能行校以大布被昇之已乘木貳往來剛于東
西市見皆揚塵反擲之僚友主事胡遠監刑謂
予是夜宿宛平縣內使問報不絕瑾已商千餘刀
矣然能食縣令以木器食之創甚不可藉革索軟
褥曰施恩于不報之地弟某先瑾月餘病死遂不
及難

張棟性貪縱弘治中以文選郎被劾家居至是瑾以
鄉里故起復文選不越月擢僉都吏侍奉載為吏

書稱奢淫佚戎傳大理亞魏某求為蘇松巡撫
其愛妻入練宅練留易妻歸出還之魏果巡撫行
未至蘇松而練敗魏惡練服毒死磔其尸妻子戍
海南

劉瑾擅權大臣以賄進然見其才為卒未休任然苦
劉字俱以万金賂入閤後皆被斥歸其他凡膏九
卿報罷者日不可測故時附瑾輩謂之小太祖而
戶侍二泉室文季最有時望左順門見瑾白事悞
甚溺下人因號三泉即素以廉節自持坐是累召
不起以壽終于家

武廟廟誌朝間變大小目僚俱入食時遣尉馬輝尉
崔元大學士梁儲札書毛澄定國公徐光祚太監
谷大用費金符往迎

今上嗣位兵部亦遣听差指揮三四人行十二日而
抵安陸崔等各賞千金駕飛雲輦以沿途所過
城門狹小不能容止乘便輪四月某日抵宣武門
外駐宿行殿大臣擬未登極或謂姑從東華門入
或謂由

正門裏論紛々而旦宸斷則闕正陽大明門入臨御
矣夫既迎取即真天子也所問頃刻尔豈可謂未

登極而統不當由正門議論迂僻如此卒之大禮之議之變有由然也

喬太宰字太僕卿張文錦儀客皆偉岸一日早朝予在班行目二人謂主客郎孫存性甫曰寧王可謂无謀矣若歆反時蓋先遣善相者南都瞰喬安慶瞰文錦是其虜否性甫應聲曹使人瞰之矣以二人皆有福相多為其開國元勳耳聞者喙然蓋寧藩之變喬遠守南兵部文錦守安慶備禦頗有力焉

廖鵬有妻曰四娘子最名嫵媚一日忽有音運鵬聞

住南京甚急限三日內即行已而鵬竟未去莫知其
其端後訪為鵬見禍起四娘子謂自飾往見錢寧
先期左右候于寧宅門旁室寧入娘子即見自伴
羞哀懇寧因私之事遂釋鵬隨拜寧為父稱親
爹寧修石徑山往來必過鵬入則妻侍馬方偶寢
鵬必就問安或曰寧曰妻敬昇至家鵬跪進曰善
善昇去弟倍有一言妻不如妾不如偷不如
想留此外間妾之不愈于家之樂乎寧殊喜鵬死
妻流落人間就有及見之者同年楊慎用修謂予
渠修

武庫實錄亦載蘇事

空同李夢陽獻吉弘治間變詩文體尚古一時文士
皆宗之獻吉為地官郎索勅元勇張及代韓司徒
草疏勅列瑾勅歸閑任瑾誅起為江西提李副使
氣節凜凜巡按御史江万賓堂調待之獻吉勅江
情并娃之見修沐猴之容士林傳以為嗤江熙李
尋亦罷其後余同年俞本子華以編修乞外提李
廣東御史毛鳳與爭奉一人相搏于訊院俞奉毛
通手書奏疏勅之毛亦勅俞厥清淡而慕肥甘毛
免俞亦歸復起為南通政卒御史固怯勢驕倨二

公亦恃才不足多

嘉靖中江陵尹任伯以御史請官時文移公安輒稱
即將某人如何某事何如公安尹署其公文尾答
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堆當寄語江
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綉衣郎間者絕倒

礼部聘會試同考試官以二月初六日薄暮時持幣
至初七日早辭朝宴礼部畢入院初八日同考官
各以本徑試目議于主考其四書論目皆主考定
也歛昏鎖至公堂後聚奎堂開諸同考監試官于
內惟容庖丁及刺工二十餘人內外風息不通中

書官錄試目分行割刻板四五完則用繩束之陷
于泥泥案上摩印其泥純墨涅墨云自永樂中開
試院以來所有蓋印畢即瘞之素科復取用初九
日五鼓散試自十一日暮尚未得卷閱二十一二
日事即大定矣前後不越十餘日而文章之高下
士子之去取決焉顛來倒去恍惚变幻若有鬼神
主乎其間人力不得而与也予嘗謂當此者不必
文李但須精力耳予入簾時同考諸公皆問有夢
否予元心忽夢室東壁懸懸一鐘馗詰旦語諸公
不加之意已而予取中卷九得彭汝寔為第三魁

辛應中卷九首之兆二十五日禮部提調官進卷
卷同考按所取號檢卷入逮夜填號惟五魁主考
自知之不填二十六日拆卷書榜同考十七人于
十八名起拆再起于六名終五魁焉于時有柰字
祺于李字者有殊墨卷不相對者業已定矣不獲
已亦填之謂非命耶

正德甲戌廷試霍會元翰已填一甲第三矣卷尾偶
倒印一讀卷官銜中書周令曰予善刻之李生
事繼先復倒印不可再刮也遂寘二甲首然霍權
才奇節區區科名雖不足軒輊之而甲第名次亦

有定數也

袁閻老宗舉為興府長史恒夢与李西涯賓之相搏
勝之為進士夢立朝廷賜以金盃其父方伯公亦
云兒酷貌類像與徐閻老博後從龍授吏侍與東
閻次日陸礼書文淵閻大李士賜玉帶凡中搢及
卿佐賀儀一切勿納惜其時已病竟未獲束帶
陞謝尋卒于京不然相業亦有足觀者

焦閻老芳授李湖廣去取諸生不甚憑文字但云誰
家有福孩兒出來雖其无李附不成說話然固中
世事現柳子厚与某書所謂捧土揭木云：固已

如此不足深怪及予所見尤大是柳吉焦子黃中
孝進士二甲第一特授翰林編修刺策一道尋陞
侍讀与其父同致仕歸故里未罹泰禍

正德己巳庚午間霸州刈七刈六趙風子齊彦名楊
寡嫗盜起勢甚猖獗北直隸山東河南城邑俱被
攻破殺將殺守令不可勝計起付都御史馬中錫
討之不克焉逮死于獄官兵莫敢如何調大同宣
府連東邊兵湖廣土兵俞陸兵待完統領征之踰
年追逐于大江狼山舟遭風賊始散趙兄瑞弟璣
視藝為僧潛逃于刘家隔獲之瑞堂先生弟每

破城邑令生員各署門免屠賊党有陳翰者戎傳
蜀人陳都憲孫也頗能詩予時遠提刑部徵翰親
書其詩一聯云秦廷有劍誅高麗漢室無人問丙
牛一聯云盧溝月冷蛟龍哭燕塞風高鵬鷃搏
和岳武穆西江月詞云黃金臺下盡秦灰白馬津
頭多士血餘句亦清瑤翰午門獻俘剝皮西市俱
有詩可嘆不能備載

人之生死禍福忠義成虧皆有定分正德中予為
職方員外郎與武選郎黃華固車駕付郎陸震法亨
特相善會晤間未始不發時事一嘆

武廟初出巡遊柏園一日過駕部招予偶論古今事
及狄梁公予詆狄仕武后不能有濟唐太臣某俱
坐誅死狄独生既繫獄已何以復出武后云見卿
拜令我身痛是何說也要之狄蓋柔順善避禍非
忠鯁者黃曰取日虞淵予曰取何日則天之為周
自若也帝之在房州自若也某曰姁姁母子考之
史乃季昭德之言狄取何日故朱子謂梁公竟
死于周黃曰其荐東之卒止唐祚予曰此犹不足
道使武后而在維百東之如之何武后既死則夫
人皆能之何必東之也且某明言二凶相除庶祿

犹在東之等不先為之所卒致五王受禍之慘則
所荐東之輩皆奴材耳司厯言自古人臣未有能
制其君上者所取惟霍光一人盖光幸一帝下殿
復易一帝事最難光亦自言至今使我心悸然光
之敢為安由其不孝无術使讀書知禍敗不為
之矣二公有心餽予：无心答之至司署飯畢忽
念其言有為若邀予共事者亟至駕却則二人封
事已懸署上矣懊惱者久之因謀之黃合四司連
章遂草疏入部寺諸公健之者一百三十四人陸
遂得尽節黃為民子僅同諸公罰跪午門廷咎贖

俸太醫院匡生徐敷謫戍瘴方金吾右衛指揮張
英力諫扶死亦謫戍舒狀元芬謫提拿

人言詩有識信然陸汝亨崇書其奏雪軒詩索予和
中以死自誓已而果扶死今錄其詩雪花侵：秋
昏黑小葵僵塞中雪立羽翠犹持旧風格猩紅不
動初顏色都城二鼓雪盈尺酒闌客散人咸跡矯
矯負雪立不易秉冰对之我心惻古称汝心花向
日軌雪排霜汝非箇憐汝百死誰汝惜汝死雖百
汝心一慙慙內汝室之北更以汝名：我室
諫止武庙巡遊兵部屬凡十八人司務郭環山西

人也。猷以官卑母老辭不與。比予輩扶出幸无恙而環已病寒疾不汗五日死矣。然時各部司杖死者同年列主政校劉大行集輩亦數人焉。

大札之議始于霍少宰韜。先是同年石御史金南仲差巡按江西。与予論當聘考官必請霍主之時。霍為進士病歸原籍。未起忽一日與隆寺前過石謂予前所論主考者其人已至在此高論矣。時五月中旬也。予因晚文選鄭主政保薛主政惠選霍職方以便見輩師授。六月霍選即出大札議示予為之嘆賞曰此皆予所未讀之書也。極贊其是。霍屬

予同上疏予辭不款掠其美後始聞張進士琰有
大札或問洎覩其文皆霍語朝命以報罷已踰年
南陽桂主事夢復錄霍張二疏上事遂再起致滋
紛然實執政者護短失處也使即從改稱必革
皇得致大位即于時陳臺部翰諸臣橫論不一卒
无以厭此二三人之心惟崔祭酒銳一疏謂是皆
譚竊歐陽修之緒餘琰等恨之崔乞休即允歸

張桂執政點翰林无李術者二十餘人改別官楊遵
菴一清遂得東閣用其私引所厚入院時戊子順
天御試韓邦奇以節時奉俱以按察司付使改春

坊底子魚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徑元首起執股
肱喜執又言曰帝光天之下萬邦蒸獻共惟帝臣
倒節其語提李御史周易因初韓經語本股肱喜
執元首起執帝光天下至于海宇蒼生而韓引云
云亦誤書海隅為海宇內批据其失兩讀之四方
相傳以為一誤然周初雜當實因韓序不遵故事
載其名而發據韓果失之也

磯園稗史卷之二

華容孫繼芳撰

龍食事電奉業極工金都御史澤子達因倩龍代筆
得第浙江鄉試八名人有為詩嘲之曰阿翁一自
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兒子劣龍電
家窘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李却將人頂缸
寄語兩京科道者好排閹閹說彈章又一詩節字
譏泰議李曰布議蘇昆李分寧只点功怒揮門
不砲打舖詰元龍出市收街曉生燒接縣東愛真
應得皂留孫老宜惹二詩盛為世所傳

霍少宰韜平生奇節頗多茲奉其一二事嘉靖二
年季春十六日兵部職方主事霍韜敢昭告于
城隍之神曰前正月吏部考察天下官員亳州知
州顏朮被誣去官士夫公論顏知州之操履天下
一人而已矣顏知州之才智天下一人而已矣顏
知州之別毅天下一人而已矣使此人得漸濟大
任家國天下尚亦有利賴哉乃出士論云寔河南
左布政閔楷挾私逞譎陰疏其誣罔之說以中傷
拑之或云閔楷實作權奸鷹犬奸人致憾顏州无
可奈何其声寔之著也是故借閔楷不索之口誣

拈之夫順指吹氣以拈善類與听人声氣以拈善
類作奸門大取皆 天地所不佑鬼神所共誅而
不待時者也韜痛顏知州之去官保國家善類无
以自立也自是蛇蝎豺虎充塞道途也為之嘆吃
憤鬱造閤指詰其故閤指游詞飾奸言曰无是也
輒反覆驗得其情曰顏知州之冤點奸權之謀閤
指之口也閤指之所以為是者夫有所受之也閤
指羞見我而行也乃惠我足嫌我念奸人之惠我
恥也我心見奸人之物豈不尽傷心哉是不忍寘
之目敢齋心昭對

城隍之神焚之惟神鑒正

善惡申達

皇天上帝究正善惡。旣問指与吹氣。順指問指者。妻
子家族。勿有受毒。烈禍俾世人知。願橋善類与陰
中傷善類者。皆无所容于覆載之中也。庶几善人
犹能自立。而奸賊犹知所警畏。其于家国之利。尚
亦有賴。故嗚呼善惡。淑慝。我不能明諸
朝廷。而乃懇直于

神。其亦甚不得已焉。已惟

鑒諒之。裁按吹順指吹氣。蓋指喬太宰以顏致石
指揮。堅死喬為石報復云。石豪俠素結諸當道也。

立齋間錄載景太不豫群臣問疾太監興安以手指作十字謂只在十日之內是不然要意蓋云病已列十分非謂十日也時景太疾革却壇不能行礼命石亨往代亨幄中微見知其必不起遂有南城之謀

沐英世傳為

高皇時之子不知何所因按

高庙有義子九保兒馬兒道舍周舍紫舍金劉奴也先買駙澄兒貢童後皆令其復姓沐英即周舍馬兒即徐司馬何文輝即道舍二人皆世襲指揮沐

英征陝西有功封西平侯

高廟凡初得城池皆令義子同將官鎮守保兒即李保兒名文忠

太祖親甥有功封曹國公 劇瑾與張永積不相能

二十四監設葵和解之趙卷四人奉一大如藁荐揚遷菴忤錢寧鵬謝寧併錢安費以數千計每饌湯進則用珠翠首飾一其成玉帶几腰或宝玩或錦綺之類之視錢

京師東大市一指揮晨有賣肉者至其家一人割肉入久之不出償價賣肉者不免諠譟其主人出謂

家曾未買肉也問名誰何賣肉者云是一眼花衣人曰孫二哥主人怪之越二日於偶戲傀儡箱中獲肉蓋傀儡取人精氣日多故耳指揮与信陽張鴻胥署丞有姻婭張親語予云偶忘其姓名

本朝王驥尚書征麓川携

文選

武選郎各一員就彼陞

除相傳麓夷因攻之急登峯固口僅用一人當關萬夫莫敵驥利期破之將士多称疾驥以爲料將尽緩日則不給舍檢校營中病人馬殺以資料次日病者皆起遂仰攻之入口者輒爲夷所殺而之積屍填口平將士遂履尸以入破之登金沙江爲

界曰江枯乃許渡驂封禪遠伯子孫至今承襲余
司馬子俊修邊城六月軍士累死積尸莫不可聞
余乘肩輿往來尸間一不着目曰日則功不就矣
余竟嗣絕寧藩之變聲勢頗張雖不唯于成功而
唯于倡義王陽明安伯不煩

朝廷斗米寸兵藏之封伯亦國典所有乃為執政沮
抑不令襲爵此何說也安化王小虐耳仇鉞擒之
封咸寧侯然則伯安他日必有公論矣其是者姑
記于此

古今豪傑所存自與人殊王伯安見知于晉溪曰奇

材奇材巡撫南贛征大帽山賊所求軍令旗牌即
与之伯安奏捷疏入于本兵極其稱善士論傳味
已而寧藩功成晉侯遠被逮為石齋所抑伯安辭
疏始終不負晉侯歸功焉戒功其少徇執政意不
從國士之報伯安有焉

同年遘翰檢憲續然時年踰知命同年刊編修朴為
詩戲之曰洞房花燭結良緣屈指惟差四十年昨
夜嬌嫁春睡着不知彭祖在身邊京師滑稽子又
有誅時事記其二縣縣云事看羽箭纏身休乍見
驟車入鳳樓金帛滿填言殆口草圖報上宰臣頭

按史詩与宋陳修新人若問卽年紀五十年前二
十三意畧同

蕭世野若愚与黃伯固生同年月日時黃奉福建鄉
試第七名蕭江西第七名黃弘治乙丑進士廷試
与聯名黃補德安推官蕭某府推官黃取北刑部
主事蕭取南部皆同年月黃丁内艰蕭遠監獄盜
反奪俸黃諫止巡遊褫職為民蕭丁外艰黃起為
大理丞蕭擢鄧守黃進賀表卒于京贈大理少卿
蕭甚愛之未几擢湖廣按察付使卒未至任然則
五行八字之說信有之乎世傳復生子灵貴顯予

所知者咸麟弟鳳蕭韶弟敬是也抑此特李其同
有懸絕不同者言畢校之與趙韓王

崔蔡酒銳謂予列瑾專政翰林諸公往謁之瑾因問
常朝時間老班下有青衣官一人行是汝輩乎曰
然瑾訝曰吁年皆未及三十俱歎為閭老姑李一
事考問壽光列 傳野列二優或微荅之瑾曰胡
白胡白即條李二老事品其優劣詞若湧泉諸公

退俄有

旨黜翰林官改秩擴充事休王檢討九思補文選李
編脩迂相賤方溫編修仁和戶部檢討穆孔暉易

舒誥張邦奇號編修俱南部主事惟何編修瑋以
謁時礼貌不恭勒致仕然數公之季實優長非人
所及理敗九思謫餘咸復故職

嘉清初京師有夫婦攜一童男李馬兒腹內能言畧
預知人禍福聲如甕中語面色黃燥居頃之為緝
事者捕送法曹詞供本運河漢人僱吳某理舟妻
病遇一道士匿治因与妻通道士云有一術可以
養活終身但惟懷一人命夫因給吳同往買餅遂
殺吳割其手足指口眼耳鼻尖刺其五臟焙乾与
馬兒食之用硃砂書黃紙符塞馬兒口鼻耳竅通

連呼靈哥三日腹中即應聲其事絕與報耕錄所載王萬里同但万里能捫魂呼遠三人而止此腹語不知何也夫坐死馬兒聲亦絕後予在滇新化州獲雲遊道士供是女人解京予尋歸莫知所終予嘗錄其招詞一通附歸家女而失之故不能詳錄

都御史許銘嘉清初巡撫甘肅以節支軍糧為士卒擁入院署殺之而焚院五年宣府軍士因營堡工程苛急殺叅將賈鑑巡撫張文錦七年雲南巡撫歐陽重查審冒名食料軍士中團院作亂十三

年大同軍士殺總兵官李錦竿懸巡撫滿傲于城
上十四年遼東都御史呂經清查地土軍士傳呂
主

國諫者咎巡撫而薄青軍士予謂巡撫信有罪矣頂
從

朝廷治之許軍士擅殺之耶
國典如此識者能无憂乎

咸寧伯王公越堆村大畧恢諧滑稽略記數事一
日往某侯伯家適其夫妻相詒声徹于外庭王戲
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臚官唱山呼其人曰瑪瑙

再山呼曰瑪：瑪以僭呼妻為瑪，而稱瑪瑪瑪
音同雲南產瑪瑙也。間者絕倒。王掌都臺既封伯
冠舊纓，仍立東班。同列戲之曰：公頭尖矣。同列時
帶暖耳。王應声曰：尔不眼熱乎？謫安陸州為民頗
自矜。貴士大夫過訪，皆不令上坐。僉事馮鶴謁之
少不恭。王曰：聞廣東進一胡椒，大如爪有之乎？馮
曰：未聞。王應曰：我亦云无之。要此大辣，地何用
也。蓋世言矣。自尊重為大辣，地云徒起摠制三
邊屠冢宰。瀟田為王屬御史牽之。馬兵書文昇不
從。与屠爭于朝。屠曰：百斤擔子要人挑，得我等只

可挑得八九十斤耳馬曰汝何說也屠牖挑不
得馬文昇即挑耳不過報知己之恩耳王居邊
踰年卒

姚少師廣孝姑蘇寒山寺僧也洪武初收聚天下名
僧于京師分各王府而廣孝居燕相貌
文皇當有天下一日與謀于前殿即今文華殿也起
事而殿瓦忽墜地碎

文皇深惡之廣孝從容曰好：要換黃的了蓋殿瓦
本綠琉璃云其至山東為泰政銕鉢所扼
文皇亟款近廣孝曰第往兵難敗而氣不敗事成只

與我王帶一腰今大興隆寺東內有少師影堂予
覓見其行書皆晉法卒封榮國公有文集行于世
太監蕭敬福建寧人歷事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頗
老成安靜予嘗與其侄孫款同官款奉進士文義
未甚通然人不言為敬之故及考察謫外敬違掌
司禮亦不能為敬之地歟其大可稱者以壽終京
師士大夫一時好談男色恬不為怪譚之曰男已
子保醜惡之不飲其出諸口且言楚倂未之前聞
有同僚戲予曰子莫非王季士乎問之則曰王某
守南祭酒酷好尚女遠諸生有以是相競者訟諸

王故為驚訝咤異曰世間寧有此事耶王夢孫娶一監生某其人夢輶出其跨下人因為句曰某人一夢甚踈蹊黃輶錯臂事可疑想是翰林王李士夜深來訪旧相知有人倒其輶曰某人一夢甚蹊踈何物錯臂輶一條想似翰林王李士夜深來訪旧相交予為之抵掌然現漢書佞倖傳戚閹孺与上同臥起符聖龍陽之姿等類則事在古已然不知何謂也

正德庚辰武廟南巡京師及四方忽詔言禁畜猪如出一口雜達者信之竟莫知踪跡所起湖南民間

皆絕園屠食之不尽則瘞之小不可食者投諸水
予入蕙遠家畜一豕內子問如何予謂若長安街
加有鬻豬田者尚勿屠万一公人入宅擒僕僕則
屠之至次場外供給已无猪肉進比後事還則猪
已屠于入蕙後三日矣踰年

武廟崩先是京師夜驚有怪至人家物色不可辨或
據几榻或坐簾榻間至水人損傷相傳為青黑人
家皆繫銅鐵器避之聲聞市巷時王晉溪為兵書
請 旨黃書告示五城兵馬司捕相驚者怪預息
此与范文正公僂訛言白頭老翁夜後食人男女

事合

王伯安狀元華之子文李志行議論氣節功名謀畧才望迥出一時其論道李訓解經傳雖矛盾朱子並時出已見亦有新意實振古之豪傑特其後陸澄革標榜太過情茲多口如澄謂其超入圣域精誠貫乎金石志行通乎神明投之于江則不死語皆過多至謂赴謫所生旅館忽有投侍生屈原拜刺者後墮水果會屈原及堊龍宮事尤近怪可咲要之伯安亦有以取之爾

六科故事部寺接本官至則守科給事中一人隨便

服出見相對而揖嘉靖初霍少宰為職方主事獨
不平之曰本內有天子命豈可襲衣而迎上疏論
奏奉 旨看覆礼部具題准霍言給事中衣冠奉
送著為典章時六科官惟甚恨霍竟詘于所論之
正不敢有言地理風水之說知其必无然山川毓
秀于人似亦有之第不暇論予赴滇道過貴竹山
皆峻峻溪澗深枯俗謂地无十里平者独普定街
山後少開朗道旁有數峯如擁螺椎警可人意而
此地生徒視他處則優間奉進士一二人及至滇
試諸生凡有海子所在則雖卒業文字氣不流暢

以此知水尤秀于山但必曰宅某地塋某所生某子孫賢智富顯是所謂掘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也當以此貞諸吾師呂涇野狀元師曰吉山由于善惡至賢皆自修為得未之間其以山川其言尤為當理

張霍大札之議士論皆執孝廟之說陸澄為刑部主事亦上疏極論澄病歸久之見張霍之說勝遂起再疏悔前說之非擢儀制自外已而張挂以形跡大霍恐招物議因劾澄前疏比之諸臣尤為叛經背道今遽二其詞反覆小人陸生誦官時論謂

澄進退无據奉朝款噫其面

古人門無私謁人不敢干以私比之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者形跡之間難善彼于此然堂未盡善要之必有中道焉予友馬御史縣巡按山西武定侯郭勛托書囑張寅事馬因朝士懇勛勅囑托時張桂用事方惠科進官勛附二人力与為教遂起大獄三法司堂上官及山西楊按三司官為之一空株連內閣部侍郎寺科道三十三人馬皆死謫戍海南至今張寅李福達更非莫辨為天下後世之疑向使馬不發勛私惟據法而處福達豈致累及播

伸紛、若此事具 欽明大獄錄然當時受惑遽
守心蓋亦天恩非人謀之所及矣

提李閬防 國初以來死之正德十一二年間田汝
耕勒甫以給事中出提李江西奏言江西人心奸
詐比之他省独甚請給閬防

朝廷遂通給之予後為賊方布政司分守官亦比
分巡例請給印信予復題奉

旨不許

正德中有

旨說与張惟張銳于徑問昂朱寧知道我在宣府家

裏等處住坐暖衣飽食自開心樂歡喜自在見今
在京內外答應大小人等各要遵鈞守令安分省
事勤謹答應不許將不緊大小冗事及泛言等文
書急惱我生氣生惱又今後但凡文書上寫及票
事回稱將在京而希徑獻保國寺新宅外宅等處
不許叫寫家裏字樣止許叫寫京裏獻保國寺
新宅外宅等處本等字樣并宣府不許叫寫口外
字樣止許叫寫宣府家裏字樣其新旧家人已經
賜姓更名不許叫寫原籍姓名如違重治不饒
漢書裏楷論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爲

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多決而反
清者陰歟為陽諸侯歟為帝王也正德七年黃河
自清河至柳家灣浦清九十里九年河復清人皆
云全人生予独心知為

今上入繼之北時对人言識者建之嘉靖六年拾二
月河南灵宝縣馬佐村黃河清凡五日不知何祥
至十五年吏書人缺不補踰年中旨特命灵宝許
讚為之時讚內艰家居意以當之歟

陳白沙獻章以李子不仕弘治中布政使彭韶荐于
朝授翰林檢討不就戒乞歸終養亦儒者之高蹈

然頗為丘壑臺澤尹文和直所詆短或傳有一縣
令姓候白沙不見縣令積誠再見之亦不見忽一
御史至白沙即見之縣令留一詩于門曰考亭踪
跡已荒蕪保壽青山死鳥呼不室黃金室燕石從
今始信越人愚事未知有元詩亦可錄文和又嘗
詆吳康齋不知公論竟誰是也

勅心惡性包羞忍耻含垢納汙人不可死矣李桂子
實初為丹徒尹每與林知府魁抗林祐殊容之後
不能堪售之二十桂棄官去陸水村完為太宰桂
以門生上書復起令廣平之某縣時予同寮吳守

中時之遷推守廣平同寓于京桂亦不之見洎抵
任九府檄公文桂率寢閣不行吳无如之何一日
會事判秉監遵教桂合試同年且同鄉也行部至
廣平桂与之皆往謀行書吏中吳不勝忿擒之出
笞三十巡按御史聞之謂桂必有言求去桂竟无
言後見御史慰撫之桂徐曰吳老大人見教的是
人競傳以為咲孫祿天錫守楊州畢昭用章守黃
州皆受彭章奄總制之笞卒皆為都御史居顯位
然桂林殊不雅量在吏部吳以改調赴幹桂播撫
其過謫貳之時人咲吳之不知進退云

兵部故事凡推遷各總兵官及會議軍情重務賊方
用創監生請九卿衙門堂上惟吏部則主事一人
以其冢宰率行跪禮也故主事限于夫則司置公
差簿署賊名輪往嘉靖初霍少宰為賊方主事當
其行不復辭長揖謁謁喬太宰白巖謂各衙門皆
秀才請独老先生衙門賊官何也喬无以應徐曰
再請閣下第不來即已矣人以為善答霍之崛強
類此

磯園釋史卷之三

華容孫健芳撰

世之言龍者皆曰蛇變蛟、變龍又曰魚化龍謂是血肉有形有頭角爪牙鱗甲如今繪畫雕鏤之類或曰潛于海中時乘風雲上天而作霖雨或曰山谷間皆有之謂之龍潭龍池作雨則昇天雨散雲收復在地予竊疑其既具形質矣則昇天作雨自地中飛昇何今之龍挂林見皆自天及其收也漠然无跡之可求亦不見從天而下隱于何處或曰神龍能為大能為小其升其降人皆不得而見之

此說雖近然終是謂有形質血肉但變化莫測耳
予弘治丙辰時年十三四居蔡田村歲五月某日
龍忽降于宅東半里所何氏埭內汲水漸移而西
徑宅牆外其末垂地風雲旋繞有聲予隨走覘之
甚近惟覩黑氣一道下懸闊尺許亦不見所謂頭
甲水角者至宅西數十步三縮而升天明分一動
物也嘉靖甲午七月某日未初刻予市居與二子
宗宜立而望東南時天際輕雲俄見龍掛始則擁
腫大如蓑已向雲中長展幾數丈頃刻幾長數十
丈標劍天際屈伸夭矯如引一線未幾漸小斷為

數載純復動未幾僅二三載漸散不見純青天昭
昭乃知龍有形無角非肉血之軀祇是氣耳正如
虹霓閃電之屬今之言有頭角水甲者皆妄時也
正德辛未冬十二月某日戌初刻京師及霸州文安
一踞地震明年遂有刘六刘七存彦名趙風子盜
起都城戒嚴嘉靖癸未予擢官滇南便歸除夕宿
河南新野縣是夜戌初地震荆襄皆然問之故老
荅曰某年魯震大熟己而甲申荆岳果有秋其震
同其應異不知何也豈地氣伸道有南北之分歟
仙人予謂正純龍耳蓋龍始成不免自咬與其後氣

化則脫去凡胎祇是氣耳仙人尸解理亦宜然謂其發喘息與凡人同恐亦不尔蓋龍世雖得而見之歟即之則不可得今之言仙人者曰袖塌張曰尹蓬頭張久不及詳已予官刑曹統同僚耶郎中灌同年傑進士位云尹以正德丁卯戊辰間為標舡商人自南都載至京師供養東廠刺事者目為妖言逮送刑部陝西司郎中某問之則曰君做不得再問之則又曰諸公今日想某官明日想某官如何做得主事某偶唾于地則曰只此便做不得矣法司歟擬其罪供年百二十歲魏訥尚默為

大理寺正評其年百歲雖有死罪不加刑惟送
陝西而已莫知所終尹居南都聞有九十老翁云
為孩兒時見其形貌已如今日矣然居塵世統為
桎梏所加亦非真仙耳離騷云使神龍可繫而羈
兮豈云異夫大率使仙人可形而拘兮豈所謂仙
人乎

京師海印寺有喜佛在殿後毘盧閣上率一男子裸
而美數女子足踐手搗皆裸女其法或是元末諸
帝房中運氣之術教宮女為天魔舞之類又寺僧
藏一物名哈吧喇盤乃人腦後骨為之如龜甲然

歸以彩漆予親臨取視之云

正德間予官刑書揚遂養為冢宰一時士大夫皆垂
涎吏部司屈百計經營得之然官之大小亦有命
予同朝為文選郎者二十人謝麒應祥李元吉守
正楊果實夫黃河清應期萬鍾仕鳴劉志道士弘
聞淵靜中張衍瑞元承姚健巖元肖蘇民天秀夏
良勝于中王季慶一卿劉天民希尹戴時宗：道
堯承志汝孝俞寬仲栗馬理伯循彭澤仁卿鄭傑
伯吳官楫汝濟其間惟楊為南通政使萬南左都
御史聞南刑書蘇南兵侍馬光祿卿戴通政王鄭

陽管山東巡撫其餘謝李黃刊党擢少卿通政隨
被劾去張姚少卿鄭謫州守擢南通政叅議尋俱
卒夏謫州守為御史奏訐俞以大礼議首彭改李
士議建儲俱坐戍邊希尹降擢按察付使而同時
在他不要衙門後亦有居顯官者然則固不必假
熱津也

王晉溪正德間為兵書惟結納聲近劉復專橫然仇
知畏人畏法陳黃鳴詔為武選郎最得晉溪惠九
載選山東叅議晉溪惟憤陸太宰不平終不敢誦
言陸尋被逮王繼之嘗歎改擢而竟拘于法趙起

未行嘉靖中夏言公謹以論却依輟進礼書黃弟
麓為儀制副部擢守岳州僉已下矣夏復抗章奏
留時霍渭先少宰掌部亦不敢抗奏別擢部戶部
中王柄為岳守與亦

國朝罕聞之事

正德中京師士夫盛言內閣有所謂絲綸簿者向掌
于內閣三楊李士煇者恐權移于外併印送諸司
礼監後遂為例更不可出以是至今权歸太監得
以調旨播弄威福一時士論皆以為信然

今上嗣位給事中果本義上言復政本款取簿仍歸

內閣奉

旨緣綸籍傳不見出處着某查明來說吏部還監催
他予同年謝御史珊奏煇內閣印信奉 旨印信
下落着謝珊來查明送內閣掌管此實皆无之予
一日白事內閣石齋楊公因出傳一扇示予曰按
外間所謂緣綸簡也予視之上載近日所批旨意
旁有添註字似是閣老竊旨草藁及得旨改添者
者絕无所謂緣綸之名亦不關係輕重不知當時
何以有是言事多傳聞之誤也是後議遂息
聖朝不以言語罪人過矣嘉靖六七年間京師

有十可嘆之語一曰選了附馬又不要二曰六年
進士擢大樞三曰侍郎打得尚書叫予不惡記予
即邑陵有書辨官彰某子隨父居京提究是其輩
兒童所為差官按捕至京以事无踪跡而釋

水東日記載陳都御史智不欲李官入選御史謂其
鋒銳已尽予以李官奉進士謂之再黜聞者喙然
嘉靖初汪鋐為廣東海道付使獲外夷佛郎机國与
某國相爭吹火鏡送兵部欲依式鑄各边禦寇其
制比大將軍砲小幾半載以一車抵昂隨用鏡内
着數鉄子惟大藥少近異中國者時彰章卷為兵

書欲鑄給各營鎮予知其不可則彭曰聞胡虜之
來我軍蓋不可禦而此物頗重邊塞山蹊恐卒不
能持棄之反以資敵其利不若神鎗也彭不謂然
予白諸工部畧鑄二三送邊其後汪為兵書提督
團營遂盛行之大同之亂聞叛軍果用以擊我軍
死者不可勝計蓋其物頗利載之舟水戰云汪後
為吏書糾道交章劾之不已給事中何天啟疏曰
旬日之先夜有榜吏部門者必處百官出賣汪免
歸何等降責有差而六科都俱坐免

漢法將相不对理陳寬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

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酒一榮
告硃咎使者去牛通丞相即上病使者還來白事
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故王嘉不肯咀藥則成帝
為之震怒其餘非策免者自殺唐法亦嚴宋蔡京
童貫賈似道革惡至誤國止于貶竄而已所以失
之不振

國朝內閣雖焦芳劉宇曹元亦僅免官楊逵卷一清
以霍少宰奏始及追賧惟吏書張彩坐凌遲其後
陸太宰完則朝審請戍王晉溪獲都察院問理請
戍

漢高數出征伐，當食其堂。後太公呂后居食其，因稱于后，後封辟陽侯。弘治間，文士有賦虞美人草詩云：美人歌罷楚雲愁，幽草游魂怨未收。不把英雄讓刈季，殿前親拜辟陽侯。蓋詠此事也。

正德間，劉瑾竊柄，命在京官屬有能賦詩者，考改別秩。時惟武選主事徐子興、世昭應命擢光祿少卿。瑾敗，徐自劾，謫和州守卒于官。士林頗傷之云。其後趙經天常為營繕郎，承應諸瑄有旨陞四品京秩，遷太僕少卿，掌營繕事，出引雙藤入壽于司門外。嘉靖中，夏言公謹為吏科都司，論却怯迎合，擢

食都御史被劾辭免後陞翰林李士英都給事間
出入亦引雙膝皆

國朝近所希有也

天台陳選先生習李南哉夜半闌卷門子候焉陳
恐其休寒因撫其背云衣得元單耶門子以爲陳
有意遽解衣寢于陳卧内陳覓見之促令起曰此
前輩誤尔也予咲謂令之起便是陳亦知此事若
其則与之同寢何妨因論往年奉使閩右道出河
南水縣適六月溽暑中原地記独卑濕公館一門
子年裁四十殊粗惡予惡其傳食不潔歎言之令

少避嫌既而自信予楚人无嫌乃出謂令尔縣以
為門子予則將何物為老人耶竟易之同僚或
謂昔有車御史按陝西某州愛一拽轎小童至州
署易門子吏目強應以无車謂即途云拽轎童何
不可吏目又謂童乃通運所夫駟丞解其意進曰
童往來亦曾答應上司秦藩強長史晟因戲作拽
轎行曰拽轎彼從童乎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
不知好箇駟丞到知道遂相誦一咲云

吏侍燕泉何孟春子元謂予少保謨守兵部嘆賊方
某郎中曰吏部胡不遣發王太宰朝同為浙江左

布政使于少^洋大怒曰歎其去我方耳今通政見缺
使畀之何不可何時朝廷多艰議添一兵侍王太
宰謂頃各部郎保者殊少于曰何必郎也予武選
有陸主事与之生侍郎坐亦不傾跌遂擢之其成
化弘治以來絕无之事

前輩多言翰林李士陳音落魏人稱為也罷先生却
城行止每信馬憑隸人導引堂造吏部考滿又馬
上敲詩至某家以為己宅入中堂解衣及誦其剽
得背補子諸事以為至誠予謂吳之心寂而感
而通怨亦不然

王荆公罷相居金陵大惶人題朔壁詩世皆知之賈
似道出師敗走有人為詩曰丁家洲上一聲鼙驚
走當年賈八哥寄語滿朝諛佞者周公今變作周
陳蓋時媚似道為周公云事載李燾長編按教輦
集借說似道三姓家奴予偶閱說郭似道母兩國
夫人本賈涉之賤妾涉之為萬方縣母不容于嫡
涉之以告縣宰陳履常令其妻携過樹八月八日
似道生任滿挈婦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母子始
完聚極其榮

弘治己未程篁墩政改齋試目給事中華最發其事始

于奉子都穆去敬為最而嘗言之最因奉勅最與
穆約誓死不相累故最雖被掠皆終不及穆至今
人咸弗之知嘉靖初最姪孫鎰賊方主事語予云
時最歷方伯都為郎中俱歸休矣

翰林官自不与吏部考察正德己巳考察京官之後
時劉瑾專政有

旨詰青吏却出陟不公云李士吳僕惟幕不修編修
孫清葉德亦有不貶之名聞者諫然最後惟嘉靖
乙酉楊運菴張璠居內閣予同年劉編修朴暨刊
世盛子謙輩教人然焉前以或有之未聞也

國朝棄東勝而城榆林東勝即漢朔方之地唐張仁
愿築三受降城處今黃河套是也予嘗謂有能取
之者父子兄弟雖僮僕人人皆封侯每歲可省戶
部芻糧百万一日偶謁戶書孫九峯謂予近思一
策欲取河套如何蓋亦苦年例邊費之侈云尔然
不知

祖宗時何以失此也

嘉靖壬午追考察京官之後予以公事謁孫九峯
因謂京官考察成化前降黜者惟倉衛經歷成五
城兵馬之類而亦僅止數人其他却寺科道等多

不及蓋以京秩清閑元大過失尔惟某年季京城
衙門官索之不得申歎塞責則曰不免着老边然
是時老邊独着清名特以其奉人歷戶科即年少
逸耳今乃大不然科道部屬羅者幾乎踰百且各
官若不肖其三年六年考滿吏部当便黜何為既
俱書称賤矣却于考察之時毛奉隱微之過名之
乍美乍佞先後矛盾是豈持衡法哉九峯嘗歷考
功文選即老成練達其言確乎至論特記之

陳文諒墓相傳在湖廣按察司堂後今有石為人修
天定四字不知何謂按文諒戰死番陽湖其將張

定邊夜以舟載其尸還復立其子理襲偽號改元
德壽仍據武昌意必塋其父屍于此云弋陽汪編
修佃有之嘗謂其母五報登科錄蓋父鳳兄僕後
傳暨佃云然唐苗夫人父太師舅張嘉貞夫延棠
子弘清偕章阜皆宰相甥人之貴尤近代所未有
也

天道報施多不爽

國朝勳臣惟徐武寧王達功最高達長女爲
燕王妃則今世代天子皆達外孫也其後

太宗請內難

太祖嫡孫

宣宗征漢府

太宗愛子一以叔臧姪一以姪誅叔皆相襲云

石亨自取誅夷固固典所不宥然其功在社稷不可泯也方

英宗北狩也先犯京師其鋒不可當亨父子清風店一戰胡人痛哭而返蓋自是不敢南牧其後

英宗返蹕魚楊善之言未必非畏亨父子也不然生靈之害孰不止此主

國緣者當功過相準可也予官京師就聞亨屍在平

子門外某處每有意收養之以不得其實而止
正德甲戌年己狀元才皆不甚偶時楊石齋當國議
者謂楊故取此等款益彰其子之美是或不然蓋
用修雖美才然二狀元亦其命之生成有女也君
相豈真能造之乎

英廟初見徐有楨曰徐某可惜无福竟以戚也謫戍
金萬嘉靖丙申兵革久缺時吏兵二部正多不由
外推內批特授通政使張瓚廷獻謂其狀貌有福
也雖言官累劾之皆不允還然則古謂薄命之人
不足与成功名信有之乎又戶部郎張玩以考索

祝職張崇管而范田

朝廷因久不見之忽問及左右以故对上怒詰青吏
部回話召復故秩未几擢太僕少卿

北方有書生遇盜生意呼強盜老爹盜問尔何人曰
秀才盜曰尔秀才何話亦不會馬伯楮為考功郎
歸遇盜馬直前曰告長官李生是馬理盜叱之曰
咄何馬理也擊之二刀皆齧其貫囊而去書生之
不解事如坎亦足發一咲也

人有才氣亦不幸予同年王元鑄克卿初奉進士授
給事中一時氣節凜凜以不得其言而去家居与

鄉人退休御史宇文鍾不相下因愬其有謀反于
西守劉祥初亦不过言其短耳祥素惡宇遂以白
諸中鎮廖瑩、欽、嚇宇之財乃刑逼之時宇有親
識揚都督宋居京師思其累已也奏發其事

武廟南巡宇等被逮道死

武廟崩事始白克卿覽于獄同年梁穀仲用為奉子
時与鄉里諸惡少相結及居勲部主事欽威其迹
乃証諸惡少謀不軌

朝廷差官往勘无實果以楊選菴庇護降秩而已反
叛大逆是可輕加乎人哉

宋書沈攸之傳載知星人葛珂之云自古起兵皆候
太白：見則成伏則敗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
用兵西方不利予徙官京師凡有兵動太白果見
乃知其言不誣嘉請下旨

朝廷以安南久不納貢差官校查訪而其國世孫黎
寧遠遣使臣鄭惟鐸至奏國土為莫登庸篡奪兵
爭未已廷議遂發大率征之時六七八月間太白
守昴累月不退予每五鼓起見之天人感應之機
神矣執按昴明星也或曰非太白乃木星也其後
登庸竟篡位

朝迄卒未加兵福德果有與

古人謂錢曰泉貨蓋取其流行之意今俗呼瘕亦曰涎錢同亦謂因流于身壅滯則生病矣故錢欲其用于世積多鮮不為害者石崇元載其大也害藏性、怪出為人掘得亦以是耳予季子婦翁嚴生束正德丁卯八月鄉居與其季父永潤夜坐月明中俄一童子如携鉄声而入生以為牧兒宗也問之忽不見生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數跌榻下生愈惑之昧爽即歸出門行數步至稻場上馬即不進再策之則馬用蹄踏其童來勒視之

見馬跑處銅錢如湧泉方畧令人掘二簍為中所
知爭取潤少子叙迄今傷足跛生云掘時鋤每一
及錢即湧起莫知其解錢所有鏡一金簪一先是
為其僕絕獲之鏡破于鋤

予邑庠棧星門內中道有墓今覆以石世傳為胡廣
家家旧誌廣故墓在今孝南五顯廟宋重建祠宇
掘地得新碑有文曰太保胡公按漢書廣南郡華
容人六世祖劉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
辟之值王莽居攝劉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
命交趾隱于屠市之間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趾

都尉廣壽平元年薨賜冢塋于原陵襄陽耆旧記
廣父名寵卿道東元水徑夏水東過華容縣南桑
欽注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又逕交趾
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自涪陵而墓側有廣碑
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碑考之蔡
中郎文集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廣交趾都
尉之元子也童而夙孤春秋八十二建寧五月三
日壬戌薨于位賜東園祕器中謁者護喪四月丁
酉塋于洛陽塋漢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
誥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初都尉君娶于汝豫章

刺史黃君之姊太傅及康而卒繼室以夫人撫育
二孤居京師六十有餘載年九十一建寧二年薨
于太傅府是月辛酉廣季子陳留太守頊卒于洛
陽左池里舍十月己酉塋我夫人及頊于此高原
維陽東界閼亭之阿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編縣
舊族章氏之長女也年七十七建寧三年薨其閼
月附于太夫人窆窆則廣母子妻皆先廣卒塋維
陽閼亭之所其所謂廣塋維陽塋者即塋此也集
載廣碑文三祠前銘一神誌一靈表一議即胡公
夫人哀謂一皆邑辭而死都尉及先窆碑是廣仕

東都龍塋故里龍于祿位遂止封成抑成道里阻
遠碑不及樹然不知桑欽所云宋撫所獲是何碑
也廣本太傅新碑云太保皇后所立欽詳考欽援
即此欽漢書廣卒于熹平元年碑文卒于建寧
五年靈帝本紀即位改元建寧熹平元年春三月
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改元熹平則廣卒
在未改元之先當以建寧爲是史氏紀事必表年
故統于熹平云

磯園碑史

礪園稗史跋

右礪園稗史三卷明孫繼芳撰繼芳華容人字世其
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東廠獲數人誣爲盜下刑部
論法繼芳白其冤改兵部員外武宗將南巡繼芳率
諸部寺屬百餘人諫止捕繫廷杖官終雲南提學副
使子宜自號洞庭漁人孫斯億七歲能賦詩是皆吾
宗之美談此礪園稗史雜記正嘉間朝章國故人物
臧否兼及瑣事蓋亦史部之支流餘裔諸家書目皆
未著錄獨山莫氏銅井山房藏鈔本舊爲璜川吳氏
藏書茲從楚生觀察借印遂得流通庚申四月無錫

孫毓修跋